

“文学进军”擂台
征文 第八季

静候雪花飘

苗永峰

进入12月份以后,迎来的第一个节气就是大雪了,但并不是到了大雪节气就会下雪,或者是这个时候的降雪会很大,而是指降雪的可能性要更大了。到了大雪节气,并不一定会降大雪,而是意味着天气会越来越寒冷了。

关于岁冷天寒的冬天,最先让人们想到的就是雪。雪是冬天不请自到的老朋友,像所有的朋友一样,不用客套,不用寒暄,轻轻地来,悄悄地走。岁月如流成枯枝,时间可以淡化一切。曾经的许许多多的回忆已经如烟如缕散去。冬季离不开的雪,大雪压青松或者压着其它的植物,都是一种很美的景色。记忆中的雪,总是那么美丽。仿佛,正站在雪地里,默默地伫望,在寂寞中感受生命的力量,在梦境中盼望开放的热情快快复苏,迎来春暖花开的芬芳。

童年时住在小县城西,每临冬天总有那么几场肆无忌惮的大雪,大地成为银白的世界。房檐上结着冰溜子,树枝挂满了雪,屋顶像是盖上了厚厚的被子。那时候总不顾寒冷,去雪地里玩雪。后来人长大了,对雪的感觉虽依然浓厚,可再没有儿时的心境。更多时候,只是躲在某个角落里,看着跟我小时候同样大小的孩子们,在雪中嬉戏……

雪的意境高尚,具有无与伦比的衬托精神。因为,只有雪天的凄

冷,方能显出人心的温热。只有雪野的空旷,方能凸显生命的充实。国画中的留白,正如那片苍茫空阔的雪一样,是很好的衬托,也更加意味深长。

冬天有梦,有梦的冬天,雪花的舞姿总是柔情万种;雪花装饰的冬天,让人学会了认识温暖,学会了取暖的方式。而一切温暖的事情总是在这个季节让人感动不已,那刻骨铭心关于温暖的记忆,是任何季节的情思所不能企及的。

冬天,人们在雪地里寻觅温暖的影子。天空丰盈着静寂,大地饱含着沉默。生命在大地体内积压的情愫,期待一种形式的释放。而雪,是点燃生命的灯盏,在时光的河流中,闪耀着生命自由的光芒。在大雪纷飞的季节里,大地像笼罩在黑黄参半的枯树上,光秃秃的枝丫显出几分生机,在脚下泛白的黄叶的陪衬下流露着冬日的神韵。雪花划过清晨的粉红色珠帘,让早起的人儿眼前一亮,顽皮的轻叩着窗扉,只为相遇那灿烂的笑靥,雪花落触肌肤,沁透心房……

近年来,我们这个小城下雪少,下鹅毛大雪更少,大家经常只能在天气预报里想象一番银装素裹的美景。大雪节气来了,白天的时间越来越短,真正意义上的天寒岁月到了,那么就静静等待一场雪吧。

未来的勃发。我观察过地里的大白菜,越是寒冷,外层和顶端的叶子越是收缩,裹得紧密。“藏”显出生命力顽强,像麦种,藏于雪下安然蓄力。还有一些动物会冬眠,在冬天长出浓密长毛保暖,蛰伏以待春天醒来。藏冬也可以很美,你看下雪后,松树更青,竹林更绿,梅花更香,天地远离喧嚣,素白清静。那藏之美,像山水画的“留白”,犹抱琵琶半遮面,隐藏处,让人想象,更有味道。又如琴音将歇,到无声处,更感韵味悠扬。

藏冬,不只藏于天地之间,也藏于我们的内心世界、身体之中。比如休耕农闲、厚衣藏体、取暖保温、饮热滋补等,那是休养生息,积蓄能量,厚积薄发。

藏冬还藏着很多生活道理。藏冬,是生命的隐居,冬天草木有情,万物犹荣,只不过是换了适合的生存方式,懂得变通以适应环境。人在冬天,情绪容易低落,容易无病而焦,无事而虑。所以,我们要懂得适应人生际遇的变化,挫败之时如人生之冬,更要有精神内守,调节好心态,睡好吃好,日子过好,并提升自己的能力,积蓄实力,安然度过人生之冬,并且有所收获。

藏天藏地藏物藏人,还不够,还可以藏情,让文学创作有含蓄之美,比如白居易的“晚来天欲雪,能饮一杯无”,比如诸葛亮的“非淡泊无以明志,非宁静无以致远”,我觉得藏在心中的内敛表达,是更高一级的内心闲适、人生从容。而谦逊之人的藏锋,更是一种比苍穹更高、比厚土更远的活法,藏心志,蓄能量,专注而努力,让人生更加豁达丰盈,纯净通透。



旧念与念旧

田秀明

“旧念”是指老旧的观念或者习惯,而“念旧”则是指对过去一段时光里的人或物的眷念。人一旦到了一定的年龄,难免会怀念起过去的人,过去的事,或者过去的物,这些湮灭在岁月里的陈年往事,如影浮现,念念之间也是有趣的,美好的。

母亲年近八旬,平日里衣着虽说整洁,但大都是些过时了的旧衣服,甚至破了还要加上块补丁。每每说起,母亲就会敞开心扉,一件件地摊开她的新衣服,细数着这件是哪个买的,那件又是哪个买的。“这么多的新衣服,怎么还要穿得破破烂烂的?”面对我们的“责问”,母亲总是嘿嘿一笑,“上了岁数的人了,穿衣服哪有那么多的讲究,只要冻不着就行了。”

母亲一辈子都是这样,节约惯了,衣服穿得实在不能再穿了,还要剪成一块一块的,留着糊糍子钉鞋底。母亲的“旧念”又何止于此,每一样物品,每一件事情,对于母亲来说,都是藏在心里的故事,藏在心里的美好,怎么能说放下就放下呢?

其实每一个人莫不是如此,曾经的人、物或者事情,可以让我们回到从前,回到过去的时光。我在上高中的时候是住校的,父亲为我制作了一个小木箱,放在床下面,平常放些书,也放一些小零食。之后无论是工作还是成家,小木箱一直都跟在我的身边,里面还是放着些书,偶尔才会翻出来看看。

前几年我搬进了新家,家里有了书柜,妻子说小木箱也派不上用场,想要扔了。小木箱在新家里放在哪儿都有些格格不入,可是说扔就扔了,我还是有点舍不得。我思虑着,卸下了木箱的盖子,搬到窗台上,在箱子里装上泥土,撒上几粒太阳花的种子,看着它们慢慢地发芽、长大,开出艳丽的花儿。

我一直以为,作家三毛是一个有情趣的人,三毛从小就有一个志愿,“我有一天长大了,希望做一个拾破烂的人。”在撒哈拉三毛的家中,堆着三毛从垃圾堆里淘来的宝贝,和她一起“淘宝”的还有丈夫荷西。旧衣服改造成了布娃娃、围裙,废旧的木板变成了桌椅,自行车上的小零件做成了别致的项链……在三毛的眼里,每一件废旧的物品都是有灵魂的,都会发出炫目的光芒。

“旧念”也好,“念旧”也好,过去的每一个人,每一件物或者事,现在回顾起来,无不烙印着时光的影子,岁月的痕迹,那样的熟悉,又是那样的亲切。站在窗台前,小木箱里的太阳花娇艳着,我仿佛又回到了那花一样的年华。

藏冬

鲍安顺

入冬后,老家屋檐下悬挂着的干辣椒红艳迷人。

院子里,阳光下晒着金黄的玉米,那红彤彤的柿子,削掉皮,穿成串,也悬挂在屋檐下,经阳光晒,寒风吹,变成酱红色后,用手捏成圆饼,封存在陶罐里。等一段时间,那柿饼出现一层白霜,拿出来解馋,甜得爽嘴爽心,让我连声叫着好吃。这种晾晒,这种美味,让我有了入冬的“仪式感”。

我想起小时候的邻居,他是位老夫子,曾站在阳光下,指着那些悬挂着的鲜艳干货对我说:“这是藏冬。”那是我第一次听到藏冬这个词,忍不住笑道:“晒在光天化日下,藏个啥呀!等红辣椒风干,做成油泼辣子,加在肉丝面里,让我吃进肚子,叫藏肚,不叫藏冬。”

老夫子一听也笑了,说我们的传统在冬天都重视藏冬,那冬腌、酒糟、风干,就是把食物藏起来,长久食用,以备越冬过年。藏冬其实是遵循自然规律的一种做法,这样做,天寒地冻时我们能吃到自家的腊味,还有腌酸菜、雪里蕻、辣子酱。他还说自己在土窖里贮藏了土豆、萝卜、红薯、大白菜等,还要做熏猪肉、酒糟鱼、腌白菜,这是藏冬之美味。

我若有所悟,说藏冬不就是人在天地间,变着法子保存美食吗?老夫子听乐了,说小孩子果然爱美食,现在先做好“藏”的工作,等时机成熟,到时我们一起品尝美味。

后来,我读的书多了,见识多了,越发明白藏冬可不囿于美食。像蛰虫成府,候鸟南飞,河水封冻等景象,也是“藏”。万物在严寒时节用各种方式将自己“藏”起来,以保存实力,蓄势蓄力,好好活着,迎接

